

凌晨三点多,安眠药失效了,忽听得窗外连连的鸟鸣,在四周的静中分外清晰。大概是知道这些鸟,几乎日日在树和小河间飞来飞去,有时能看到几羽漂亮的白鹭(也许不是白鹭,只是我希望它们是),立在杉树顶或者河中木桩,鸟的曲线和树的直线优美如斯。纷杂的声音和信息很快将在白昼涌来,只是此刻,活跃的鸟却让静夜静得更深。且不管何时再能沉睡,且不管太阳终究升起,且也不忧生老病死,以及这个特别的春天,此刻的鸟鸣是最重要的声音,值得听一会再听一会。

煤气灶上煮着简单的饭食,且沏壶茶慢慢喝着,等饭蔬煮熟,不像以前这边炖煮那边电脑前浏览(美其名曰工作),甚至差点水干锅焦,且不必如此了,忙完厨房再进书房,也是不急。对楼阳台上那位少妇一见太阳出来就赶紧晾衣晒被,得闲了举手弯腰做做操,偶尔出来一位老妪,扭着矮胖的身子跳起红绸扇子舞。此刻,她们安心安定。岁月是不可能静好,即使外观静好,岂知内里波涛汹涌,可是,此刻的浪静能看到体会到。关上煤气,茶也两盏尽了,定下心来去做一日心念之事。

学生们看汪曾祺先生写的《跑警报》,对当年西南联大师生在跑警报这样紧张的事情上竟也能笃定悠闲很是感佩。比如“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脚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比如有的同学不跑警报,有的一有警报,“她就洗

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有的甚至“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概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我说记得抗战爆发后丰子恺先生离开故乡石门游走全国各地,他的画作题材与早期相比也丰富起来,他也曾画过跑警报题材的,有幅画叫“警报作媒人”,丰子恺在《艺术的逃难》一文中对此有生动

此刻、片刻的鸟鸣

龚 静

描绘,那是他在迁至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教书时,日军登陆南宁,攻陷了宜山附近的宾阳,学生教师扶老携幼向贵州逃难,道路崎岖,交通阻塞。那样的时候,拉警报实在是太平常的事了。而这幅画却丝毫不流露逃难途中的种种艰辛和内心波澜,撷取的却是一对蓝衣红眼的男女坐在两崖夹峙的草地上,谈情说爱了起来。国难家事,愤慨和忧心,但他的画笔却点化出人生的美——那种纷乱中的人性美。四周是战乱,是硝烟,但也是山河日月,人情冷暖,男女依坐于山崖谷地间的这一片刻,好比心的风平浪静,人间自有暖和。

个人之微妙,如一介之舟于海,自然是不确定的,也自然是惶恐与不安如影随形。参与但很少说话的瑜伽小群群友们在讨论如何用这一世的修心修身。我在想,空手而来,撒手而去,此一世不过借着肉身的皮囊行走,年轻时渴念与外部世界

在艾蒿里相逢

乡间野外,有些植物虽然普通,人们却对它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与尊重,比如艾蒿。

艾蒿又称萧茅、蓬蒿,民间俗称香艾,是一种天然生长的野生草本植物。每到端午节,人们除了吃粽子、喝雄黄酒,还要在门眉上插一束新鲜的艾蒿,祈求辟邪却灾,保佑平安。如同无形的接力,这一古老的习俗传承至今。

艾蒿的强大生命力似乎与生俱来,即便是在最偏僻的角落处,只要有一点生存的土壤,就会蓬蓬勃勃,长成一片。成熟的艾蒿一般能长到半人高,有一股略带辛辣的浓烈香味,标明与众不同的身份。

记得小时候,每到端午节,母亲总要到沟坎路边,挑选一些粗壮鲜嫩的艾蒿,砍一捆带回家,扎成一束麻花状,然后插在家中门眉上。陈旧的门楣有了碧绿的艾叶装点,顿时有了生机,周围也氤氲一种奇特的香味。

插艾辟邪的传说,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相传在远古中原大地,居住着一个姬姓部落,常常受到瘟疫的攻击。每次瘟疫流行,部落都会病死很多人。部落人恐慌不已,以为是妖魔鬼怪邪气来侵。后来有人发现,每次瘟疫发生时,有一户人家总能躲避灾难,安然无恙,这户就是部落里掌管火种的人家。部落里以艾绒取火,这家人的墙上挂满了艾叶,晾干之后以备取火之用。于是每到春末夏初瘟疫最易发生的季节,家家户户纷纷效仿,插艾辟邪。

传说扑朔迷离,真伪无从考证,但艾蒿一些奇特的药用功效却渐渐为我们祖先发现。比如,艾蒿的叶子能止血;用艾叶熬汤,能祛湿防暑,治愈湿疹、痔疮;女子产后,用它熏身洗浴,有调理气血的功效。《本草纲目》对艾蒿的药用价值作了明确的记载:“艾以叶入药,性温、味苦、纯阳之性,通十二经,具回阳、理气血、逐湿寒、止虚安胎。”在征服自然的艰难征程中,祖先多了一种庇护平安之物,哪怕它是一株拙朴素雅的蒿草,也多了一份坦然与自信。

艾蒿不是最美的花草,也不是贵重的植物,祖先却选择在端午节这一天,将它们高高举过头顶,插于进出的门楣之上。越过岁月的时空,我似乎看到了一束素雅的艾蒿,凝聚着祖先质朴而又睿智的目光。借助古老的习俗,我们在氤氲艾香里相逢。



多多联结,皮囊渐衰,疾患渐生时,则需时时返观与肉身的关系,借着肉身之患或更深领会身心之修,无论信靠什么,此生的道场就是你自己,在广大的风起云涌或者山雨欲来中,看到此刻,感到此刻,即使片刻,就算无法全然地“物物而不物于物”,亦是片刻的浮游。

忽然又想起去年在西班牙萨拉曼卡教堂看到的鸟。那日下午,天气炎热,我们在教堂长椅上坐了近半小时,感受教堂的阴凉,听修理中的管风琴响起的试音声,时而有小段连贯的曲子,深邃宽阔的管风琴声使阴凉更加阴凉。环顾四周,一抬头就看到了那只鸟,在彩色玻璃穹顶盘旋,它更像一个飞旋的影子,盘了一圈又一圈,不知希望找到出口,还是只是为了飞。默默地找着它。起身离开时,回首看鸟,还在盘旋。大半年过去了,总是想起那只鸟,教堂的管风琴应该早已修毕,不过新冠疫情下的萨拉曼卡游客应该稀少了,鸟还在穹顶盘旋吗?或者已终于飞出门外?或者我们肉眼无法细观的彩色玻璃穹顶,有鸟心爱的巢?又或者玻璃上恰好有一只彩色的鸟映照着飞旋的鸟。鸟只是感受着自身的飞翔。

去年被修成树干的香樟春风春雨中叶子又丛丛簇簇了,自嘲担心了一冬简直瞎操心。曾经围着树干仔仔细细上上下下地观察才发现极细一芽新叶的那株也大肆渲染着它的勃勃生机。初夏的大风豪雨摇动着它们,此刻,风来了,浪来了,它们生长,浮游于自然之道。

“朴门永续”

苏 德

有一年,收到一袋崇明大米,是之前去采访的同事转交而来的“自然农法米”。那阵恰巧是我对与“自然”相关的新词汇特别好奇的时候,于是兴致勃勃回家烧了一锅小粥。没想到,味道并不怎么好,平平无奇。后来与同事说起,她却觉得口感非常好。“有一种清香,就像小时候的味道……”待一个月后,我看完她做的采访报道,再回家烧粥,果然,清香了起来。

再过几年,有机会亲自去拜访那位农人老蔡,他包下的几十亩地里已种满了花生、大豆、丝瓜、豆角、西红柿,还养了黄牛兔子和鸡鸭,多少遵循了“自然之法”,但因为读的农业书多了起来,也开始在讲求作物多样性的同时,兼顾了有高效率的内部循环,比如栽种蔬果前,先种一波豆子和花生;让鸡去菜地里帮忙啄虫,让兔子打洞任由鹅来祸害鼠鼠狼;而农场周边为点缀和实用,围种上了几圈薰衣草鼠尾草驱蚊草之类。

“得朴门永续者,得‘永生’”,他在自搭的小茅房书桌上,潦草写下一排字,字是很好的,话应该也是。那一晚,我们几个人坐在屋外空地上,围着炉火聊天,也恰是在梅雨季里,倒没什么蚊虫,老蔡说起过去因工作第一次去古巴,第一次看到当地人信奉着的“朴门永续”时,眼里发光。由于长期受到美国制裁,古巴人就凭借着坚强的“朴门永续”农法,扛过了没有石油的日子。

其实早在1911年,美国农业经济学家

Franklin Hiram King 探访远东后,就在《四千年的农民》一书里感慨:“那里的农民还在以种植豆科植物来固氮、用蝇蛆和蚯蚓充当生态分解者的角色,粪便、残羹剩饭、枯叶、河泥等都会被沤肥或堆肥,这使得当地的永恒农业得以兴盛不衰……”而这书,也被普遍认为是“永恒的”与“农业”首次以英文字汇连接并用,缔造了一个新语词:permaculture,朴门永续。虽然这种内驱力强劲的农业形态,在石油革命的几十年里,已经在世界几乎绝迹,但随着经济危机、石油危机和温室效应的逐一到来,又在发达国家与地区首先开始了关于朴门永续方式回归的思考。

也许与所有的生命一样,地球本身就是一种寻求稳定的自我循环,而朴门永续的精髓不仅在于“多样”,更是因稳定性的要求而在关注“连结可能”,因为只有当元素与元素之间是互动连结的,系统才会因相互支持与制约而趋于稳定,这会使人力在农业活动中的需求被大大降低,从而让更多农人成为真正的农业管理者,而非操作者。而老蔡这近十年的努力方向,也恰是在让自己雇用的农民们称为管理者。不过,新冠疫情期间,他好生搞笑地又发现了一个“秘密”,就是当农民不下地干活了,经过几个月甚至半年,他的农场从一开始因缺乏人力的乱哄哄,忽然进入了一种神秘的井然有序与生机勃勃。

或许,关于全球化是否会倒退的讨论也可以缓行,因为得朴门永续者,得永生。

这几天,我一直都有点提心吊胆神经兮兮,每次进出小区大门时总喜欢回头几次盯着出口那两扇厚实的深绿色大铁门看。邻居看到问我,你是怎么了?

时间回到一周前的一个晚上。我坐在电脑前面看一些资料,因为看得认真忘记了时间。两只狗狗丫丫和嘟嘟忽然有些躁动,在椅子两旁走来走去,不时张嘴小声哼哼唧唧嘟囔着词语。我猛然警醒:晚上还没带它俩下楼呢!

我赶紧起身,到门口边的柜子里拿出狗绳给嘟嘟拴上,抓起大门钥匙领



(篆刻) 陆 康

着两宝儿下楼。出门时抬头看了下墙上的时钟,差十分二十四点,够晚的,这两宝儿憋坏了吧。这两家伙一般在家里有时闲饥难忍,爱搞事,经常冲着几只

午夜惊魂

吴 霜

猫狐假虎威瞎汪汪的逞能儿以表示它们的地位。有时把猫主子惹急了,伸出爪子狠捣一下,倒了狗鼻子什么的惨叫几声,我还得去劝架。不过它们俩一出门就成了最乖的宝宝,一声不吭活蹦乱跳跑下楼楼。到了室外空地,开心地到处溜达,尤其是嘟嘟,拉着我往前跑,不是我遛它,是它遛我。

可那天,已经是午夜时分,只觉得四野寂静,一个人影不见。其实我很喜欢这种情景,除了有些轻微的虫语风声,空气温暖,楼宇间的花坛中开着月季,黄黄的路灯照射,我领着两狗徜徉其中,感觉很舒适。

嘟嘟这家伙和丫丫不一样。丫丫是在它两个月左右时被我捡回来的小流浪狗,每天屁颠屁颠跟着我,十分乖巧,完全不用拴狗绳,而且它清楚地知道下楼的任务是什么,迅速地在井盖上、小花园的草地中方便,然后抬头看看我,马上又回到我脚旁寸步不离。嘟嘟相反,它是个“有想法”的狗,如果不拴绳子,下楼以后,它会自顾自地向前一溜小跑,很快不知所终。所以嘟嘟身上拴狗绳,丫丫不用。而且每当丫丫早已完成任务,嘟嘟往往还在悠闲地享受夜景,四处环顾,迟迟不排泄。我只得牵着它走到更远的地方,那晚即是如此。

我带着两宝儿溜达到了小区敞开的大铁门,外面有更大片的草地。但是嘟嘟依然不愿排泄,它带着我向一小跑,丫丫一旁紧跟着。跑到离楼区百米开外的地方,嘟嘟终于在草地上排泄了。我站在台阶边,看着车辆稀少的马路夜景,天空有些稀疏的星星,忽然觉得深夜的景致十分令人愉悦。站了一会儿便往回走。谁知回到小区大门口,忽然间我愣在了那里。

大铁门被锁上了!怎么回事?是谁如此多事锁了门?刚刚出来的时

候保安没有啊,而且保安也不可能在夜里十二点的时候还值班啊,我没带小区大门卡,衣服没有兜,带的话手拿着会丢……总之,午夜之后,大门上锁,你还指望有什么人会在此时进出帮我开门吗?这种可能性或许会令我带着两狗在门外流连踱步一整夜吧?有点恐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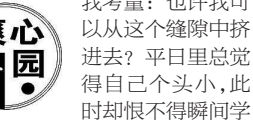
忽然间我心里一动。走过去仔细查看了下那个锁,是一个密码弹簧锁。向两边拉开,铁门被开启了一个约二十厘米的缝隙。我考量:也许我可以从这个缝隙中挤进去?平日总觉得自己个头小,此时却恨不得瞬间学会缩体功,就可以轻松挤进大门。我两手拉开门缝,先将头去尝试,竟真的进去了。受到鼓舞继续挤进,侧着肩膀往里蹭,到胸骨位置,挤不进去了。我尝试着硬进,竟开始进入了,正在兴奋,忽然感觉胸骨挤压的同时脖子两边血管胀张发胀,继而脑门开始出现眩晕感。妈呀!心脏被挤到了。趁意识清醒,我知道需要马上让胸骨穿过铁门,否则后果难料。于是豁出去继续用力,进去了!血液立时回流,眩晕感当即消失。我喘了口气,接着挤。腰过去了,到底股那儿挤不行了。原来人的身体中一个胸骨一个髌骨最为宽厚,而且心脏紧挨着胸骨,这是我冒了大风险亲身体会到的。

我用手一点点按摩着腰椎下方的髌骨,一厘米一厘米向门里挤压,终于,穿过了那小小的缝隙把自己整个送入了厚重的铁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狗狗一直站在我身后一动不动,神情沉着井有些莫名其妙地盯着我,还唧唧两声,似在问:“妈,你吃错药了么?”此时,我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对我的军队一挥手:“进来!”两宝儿应声而入不费吹灰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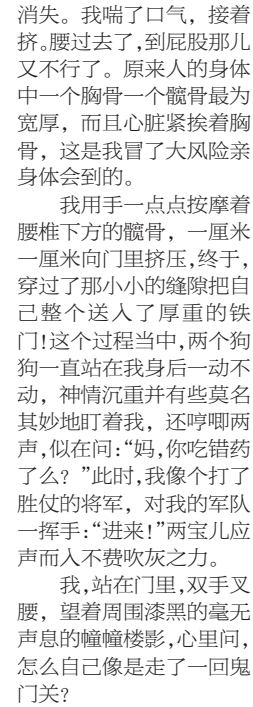
我,站在门里,双手叉腰,望着周围漆黑的毫无声息的幢幢楼影,心里问,怎么自己像是走了一回鬼门关?

明日请看《优等生为什么怕考试》。

责任编辑:王瑜明 刘芳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